

專訪前天文台長林超英：為環保十年不開冷氣，「愛是鵝線的」

74歲的不開冷氣、夥拍年輕人唱 Rap、頻反破壞生境的政策，「我很早就發現自己得把口，那就盡量發揮這把口的功能吧。」



前香港天文台台長林超英，在酷熱的天氣下以「堅持不開冷氣」著名，成為了市民談論熱的一個重要人物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退休後，林超英家中的辦公桌就在睡床對出幾步，桌上放了一個 USB 小風扇，風量微弱，「要不熱，其實有氣流就夠了。」鍵盤前墊着一塊黑布，以為是什麼有型裝飾？細看布邊帶着不規則的剪刀痕跡，「是我一條舊西裝褲來的，之前經常流汗流到桌上嘛……」他說着揭起黑布露出桌面：「這一片是不是比那片深色？」

這位前香港天文台台長，在酷熱的天氣下以「堅持不開冷氣」著名，成為了市民談論熱和天氣的其中一個重要人物。74歲的他，最近與年輕獨立歌手 Luna Is A Bep 合唱 rap 出〈超英歌〉，其中一句唱道：「唔好再問我有無開冷氣，如果我開冷氣我會通知你！」他在 MV 中穿上撞色外套、圓紋恤衫，架起黑超。唱歌之前，先發出招牌笑聲——天天被網民揶揄不開冷氣，他卻總是笑笑以對。

林超英愛笑，但要批評環境政策時並不客氣：2009年退休後，2010年他首次以市民身份回應政府諮詢文件，反對壟原濕地建屋、2012年反對興建機場第三條跑道、2013年反對發展郊野公園、2018年反對興建東大嶼人工島，當中不乏政府重點推行的政策。他亦拒絕一切商業合作，「不收錢而有益世界的」才做；就算別人要給錢，他也會捐掉，「一收錢就綁住，不收錢幾爽啊，哈哈！」

有網民形容他是「環保塔利班」（編按：香港網民用語，即指該提倡環保者為「激進派」），林超英卻說從不逼人環保。他日常最愛看雜草、雀鳥，也鼓勵大家多留意，「你會發現快樂就在身邊。」在冷氣以外，林超英的人生哲學，說到底原來是愛。別人以為他在社交媒體上載「一日一花」的相片只是小確幸，但那卻藏着令他在日益變差的氣候、環境下，仍然可以動力無限的秘密。



「我們比較着數，是因為小時候見過沒有冷氣的日子，我也是25歲才第一次享受冷氣而已。」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退休後，看花草又赴城規公聽會

今年的香港，6至8月遠較正常炎熱，8月錄得18個熱夜，是有紀錄以來8月份最多。剛過去的中秋節更錄得最高氣溫攝氏35.7度，是有紀錄以來最熱的中秋，亦是今年最熱的一天。網上討論區「連登」有網民發文指中秋比8月更熱，內文只有一句：「林超英係咪偷偷地開咗冷氣。」

中秋當天，林超英照常在社交媒體上貼出他每天觀察的花草圖片，似乎並未有如網民想像般「偷偷開冷氣」。這幾年每當有記者到訪，他都會展露窗前的直簾，說能讓風吹進來，又可隨陽光轉變調校角度，有少許西斜也不怕。他說現在的大廈常常用落地玻璃，他家客廳中間也是，幸好兩邊有窗，「假如氣溫是（攝氏）30度，牆是40，玻璃就是50了，現在摸摸都是熱的。」

訪問當天有點濕焗，他去年新裝的冷氣還是沒有啟動，「孫女來了，他爸爸要求才開，但我都是校27度而已。」他笑指有人質疑27度冷氣和沒開沒分別，但其實只要低於皮膚溫度，熱就能散出去，「很科學的。」去年他的夏天電費單顯示-7元，「事實證明現代的新型冷氣機如果調到攝氏27度，用電量可以減低。」

冷氣以外，他還提倡沖夏天凍水涼，更只沖1分多鐘，「我又不用肥皂。」他說這是跟從皮膚科醫生指示，以前間中有腳臭，但不用肥皂後就沒了。褲也有時一個月才洗一次，「人基本是上身在流汗而已，你又不是泥工，又不是落田，為什麼要日日洗？」衣服也少買，來來去去都是那套招牌白恤衫黑西褲。天氣涼的時候，如果是兩個鐵路站的距離，他連車也不搭。



林超英家中的辦公桌上放了一個 USB 小風扇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不搭車的時候，正好可以細看路邊雜草——提倡「自然在身邊」的他，每天都有個正念時段：看草，有時就圍着樓下的公園走。他的電腦旁、書櫃上放滿了有關植物、蝴蝶、雀鳥、書法、老子等書籍——開不開冷氣之外，他的人生其實還有很多故事可翻閱。

「我說國家都在提倡生態優先、綠色發展，那些官好像第一次聽見。」「其實做官最怕要面子。有些官以為我針對他，但其實我都是對事不對人。」

林超英

這天，林超英跟記者走上他稱為「城市中的山脊兒」的何文田採石山，「你想想，石屎森林中忽然有一片樹，所以會有很多雀鳥飛來。」但今天他志不在觀鳥，「太陽那麼曬，都躲起來了，雀仔曬得多對翼都會甩色的！」他掛在頸上的望遠鏡無用武之地，反倒是一雙膝蓋和手機鏡頭，經常拱到地面去拍花草。

「嘩，你看這莎草幾靚。」上一秒，他還開心地指着那穗狀花，下一秒卻想起氣憤事：「那個甯小姐（發展局局長甯漢豪）剛剛才重申，一定會在任內開始填海，她一定要洗濕你個頭才走，都不去想恒大、碧桂園都塌了（出問題了）。」

平日總是笑吟吟的他，唯獨在談到環境問題時才會流露出憤懣，說到新田科技城發展，眼瞼更擠得快要流淚。作為「北部都會區發展」計劃之一，新田科技城發展將是首個佔用逾百公頃國際級濕地的大型項目，相關發展範圍除了進入到「濕地緩衝區」，更深入至「濕地保育區」，並接壤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。早前他為此四出受訪、到城規會公聽會盡訴理據，「我說國家都在提倡生態優先、綠色發展，那些官好像第一次聽見。」



[水牛死在歲末前：巨瀝濕地擬發展，香港南大嶼山與牛的未知命運](#)

[延伸閱讀](#)

「其實做官最怕要面子。」他指的，是為了「面子」、「有作為」，去做未必對的事情。「有些官以為我針對他，但其實我都是對事不對人。」2003年他當上天文台台長後，面對市民質疑掛波（熱帶氣旋警告信號）決定，也從無失眠，自言已在體制內盡了力，曾言：死也不怕，還怕你罵？觀鳥令他看透了生命

出生即迎來死亡，自此對生死看闊了些，並且確信：「大自然是我的宗教。」



林超英走上他稱為「城市中的山脊兒」的何文田採石山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從「死物人」變愛雀的「生物人」

「你看到嗎？最近那條樹枝上，有隻相思，很細隻的。」雖說這天主要是看花草，林超英的身體還是像個自動偵測器，隨時拿起望遠鏡凝望某處雀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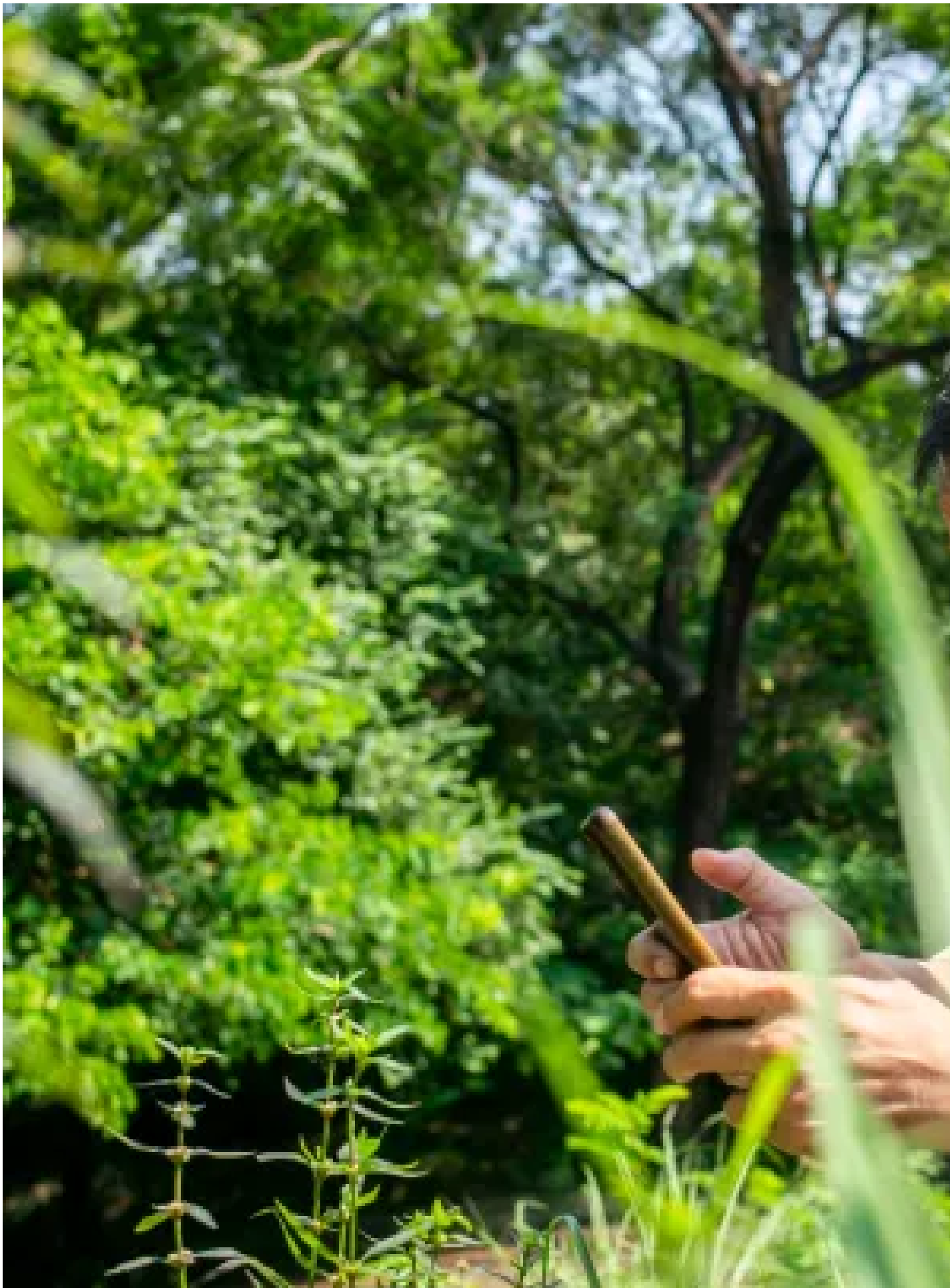
開始觀鳥，是因為很早他就發覺興趣變了工作會是災難，於是很努力地找第二個興趣，終於在1976年於港大校外課程報讀「香港鳥類」後，打開了新世界。「觀鳥為什麼開心？我昨天和人說了一個鐘。」他笑着說。「第一層開心是，以前日日走同一條路，什麼都看不見，但學看雀後好像突然間將人打開了，見到另一個世界，跟看星一樣，但觀鳥還日日都見到不同雀。」他說。「連心靈都會打開，就叫開心。」

「我在90年代看了本書叫《GAIA》，說生物和死物世界是連在一起的，連帶說到生物裏面都在互動……看星星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渺小，認知到這些是第二次。」

林超英

「看」到之後就到「認」，「嬰兒很喜歡問這個那個是什麼名字，我們突然間幾十歲人，能夠像嬰兒地生活，是最快樂的。」第三層開心是：「原來牠會追女仔的，或者飛着飛着會撞到條電線，滾了幾圈，或者有時不小心走近了雀巢，牠的父母會衝過來趕你……啊，你開始感覺到牠和人一樣有喜怒哀樂，會保護子女，那個勇氣更大於我們——明明我大過隻雀一百倍，牠也會衝過來。」

他說去到這層次才叫觀鳥，「觀字一邊是人上面有隻很大的眼，另一邊呢，上面是草花頭，兩個口，其實是貓頭鷹——原來觀就是人望雀，雀望人，是平等的。而且我們看牠，並沒有想侵害牠。」他更連帶想保護觀鳥時看到的背景——鳥的棲息地。有人說他重視雀甚於人，他卻說如果雀「無埗企」，人也會「無埗企」。「我在90年代看了本書叫《GAIA》，說生物和死物世界是連在一起的，連帶說到生物裏面都在互動。然後氣候從古至今的變化，是跟生物演化有關的……看星星是我第一次覺得自己渺小，認知到這些是第二次。」他說。



林超英日常最愛看雜草、雀鳥，也鼓勵大家多留意，「你會發現快樂就在身邊。」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在遇上雀鳥和這本書之前，林超英說自己只是個「死咕咕」的物理人、死物人——中二時父母說他身體差，他就去參加童軍，少年的虛榮心讓他特地去考別人沒有的「天象章」，拿着書走到維多利亞公園學看星，「那時維園很黑的。天上的星都不知道誰是誰……咦，突然就看到個大熊座。」

看着看着，他就想：星與星中間的那片黑是什麼呢？「我突然想到那其實是空間，宇宙是個很大的空間。」他語調漸漸放輕：「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浮游在太空入面，可以忘記了地下。」

此後，他用了一個暑假磨一塊凹鏡做望遠鏡，更立志進入天文台，其後順利在香港大學及英美攻讀物理及氣象學，回港後在1974年入職天文台。第一次出糧，他就為家人買了首部冷氣機，當時覺得這是生活中很大的進步。跟現在不同，當時他從學業中了解到的，是天氣會漸漸變冷：「那時教授還說要進入小冰河時期了，因為農業是在上一個冰河時期後，氣溫差不多升到頂時出現，通常升上來很快，初期滑下去就慢慢的，所以大家都預期要進入新一輪冰河時期。」

很多時說平均氣溫比工業革命前升了1.5度就大件事，大家覺得好像沒問題。但其實我們人類生活，有個門檻，一過了你就頂不住。

林超英

直到90年代，開始有人指出溫室氣體排放可能會令溫度上升，但數據到2000年左右才較明顯，香港的熱夜也由1950年代、林超英小時候所經歷的1至3日一年，變成2000年代的20日上下，「最近這幾年是50日以上了。」據天文台推算，到世紀末可達167日，即逾5.5個月，「你們不好彩了，可能有命見到。」

他說，「很多時說平均氣溫比工業革命前升了1.5度就大件事，大家覺得好像沒問題。但其實我們人類生活，有個門檻，一過了你就頂不住。」自然界的平衡同樣，「（颱風）天鴿那次呢，其實香港很幸運，如果它是晚上漲潮時來，很多地方都會浸。而且你猜不到的，那些浪蓋過來，鹹海水可以上到12樓，所以我勸大家買樓就不要貪海景了。」

這20多年來，他到處演講，和人說要減排、環保，自身也由少開冷氣漸漸變成完全不開，除了去年為照顧孫女，「都十幾年沒開了。」他提倡少開冷氣，卻被一些網民視為「環保塔利班」，終日想捉他的錯處，每天在網上私訊他有沒有開冷氣，終於令他以〈[超英歌](#)〉回應。



「整天都是環境退讓，說破壞完後會補償，你根本不應該破壞在先，是『生態優先，綠色發展』。」他鏗鏘有力地說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經濟繁榮，等於社會安定？

「這世界過去幾十年的運作方式，對年青人很不公道，即好像勤力也沒得向上流，向下流就有，有錢人佔盡好處，基層就沒得動。」

林超英

〈超英歌〉中，林超英霸氣十足地叫人不要問他有沒有開冷氣，現實中的他其實從沒生氣，「那些笑都是玩而已，最近連登說我是 **only fans**——『只是（開）風扇』，但原來是色情網站來的，哈哈哈。」他笑着說。「他們當我是一個笑話，我又 OK，現在世界都幾苦悶，有些笑話給人說，幾好啊。」

74歲的他除了和年輕人 rap，還會常常突然佻皮地講潮語如「OMG」、「識條鐵」，有環保界人士說他常支持年輕人創立的新 NGO，出錢出意見。「和後生仔聊天很過癮的嘛，可以了解他們。」他說。「我很多同輩常罵年輕人沒用，但你怎麼知道他有什麼處境？就算你說你看過社會學的文章，都只是文章而已。」

或許正因如此，他明白年輕人的苦悶，「這世界過去幾十年的運作方式，對年青人很不公道，即好像勤力也沒得向上流，向下流就有，有錢人佔盡好處，基層就沒得動。」他覺得網民笑他也只是找東西來發洩，「我只是提供了一個話題而已，他們什麼東西都會講的——他們笑我是社會現象的一部分。」



香港禁膠餐具亂象背後：「現在好像只得一條不環保的死路」

延伸閱讀

早前政府推行垃圾徵費遭遇反彈，最終暫緩，「其實以前做調查是很多人支持的，大家都想着幫幫個環境，後來變成這個局面，大概是具體執行過程有些情況，例如回收。」他說香港過去很長時間沒地方回收，這年是改善了，但希望可以繼續完善，如扶持回收業，令回收點廣布全港等。對於禁即棄膠餐具，他

則說是推行初時有些問題，大家才會反彈。「當然最後不要用即棄就最好了。」他說。「是，你想方便，但自己收尾那幾十年就要吃回惡果。現在那個反彈是很快的，不是說借子孫的環境了，是借了自己的老年。」

「我不覺得可以再要求自身也難保的基層做任何事，但我們這些讀過書的人，等於這個社會的腦袋、良心，就要做事。」

林超英

但林超英也說，從不強逼別人跟他的做法，「我不覺得開冷氣是犯罪，每個人的體質、生活環境不同。」有人質疑他沒去過劊房只會講風涼話，但他正正每年夏天都會去劊房探訪市民。和想了解年輕人一樣，他也想了解基層處境，並用氣象專業去看怎樣解決他們的氣流、濕熱問題，「有些解決到，有些解決不了，也覺得他沒法子不開冷氣。」

「我不覺得可以再要求自身也難保的基層做任何事，但我們這些讀過書的人，等於這個社會的腦袋、良心，就要做事。」他說尤其中產或以上、有權勢的人，「例如地產商影響力很大的嘛，我們怎麼讓它的影響（破壞）不要那麼大呢？」

他說，其實現在愈來愈多人跟他說沒開冷氣，或會想方法不開，因此他從不覺得孤軍作戰。唯獨是一次公開場合談及消費主義的問題時，被城中名人大聲喝上台：「林超英，你說這些東西沒有用的，不買東西，經濟怎樣搞？」

他嘆說：「我們這個社會有些很有錢，或者有權的人，他完全不醒覺。」



炎熱都市：懷疑被高溫悶死或重創的人們

延伸閱讀

「第一，經濟發展（好）不一定社會安定，我們由70年代一直繁榮上來，為什麼會在2014年、2019年出現這樣的事情（社會運動）？其實世界各地都開始發覺，繁榮不保證安定。」他說。「榮是開花，繁榮就是每個人都能夠開花、安居樂業，現在西方都在說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（無增長繁榮）。增長也不一定要放很多二氧化碳上天，還有其他方法令大家都開心。」



林超英說，較不怕人的八哥都少見了，「將來我們城市的 biodiversity 可能就只剩老鼠、蟑螂、烏蠅、蚊。」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他多次提到許多人網購中毒，專買「款衫」——只着重當時新興的款式——過了幾星期就不再穿，而且質料差至穿兩三次就甩線。他說在〈超英歌〉中提倡 buy less buy better，不是指只能買很貴的衫，「窮人自己有一個市場，是賣便宜但 OK 的衫，不像那些明騙你的，質料又差、針步又差、cutting 又差，什麼都差。」

在林超英的眼中，環保不代表發展不到，「環保也有產業，國家都在說生態優先、綠色發展，他們已經痛苦地知道以前只求量對自己很大傷害，令到中國不能持續，習主席也說要『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首都高質量發展』。」他慨嘆，香港在生態保育上曾領先全中國，「但如果我們這樣下去的話，就變成最落後，十四五規劃說了要整治修復2萬公頃濕地，大灣區是重點工作地點，但結果我們去破壞。」

說了這大串後他一笑：「我好像在講黨八股一樣，哈哈。」

科學和環保作為「政治立場」

「我是90年代親眼看着屏山廈村濕地被倒泥頭，變成貨櫃場，倒到那些雀愈來愈『無埗企』。80年代去看時，整天都是雀的。」

林超英

「有人說我黃，有人說我藍，其實我是黃加藍變綠。」說罷他又哈哈一笑。

或許就如大自然是他宗教一樣，科學和環保才是他的政治立場。「我是以科學原則指導生活，受不了都會開冷氣，只是目前還接受到。」

2012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中，他協助梁振英撰寫環保政綱，有人指他是「梁粉」，他卻說當年其實並非獨家，「如果其他候選人找我都會寫，只是他們沒找。」另一則關於2019年社運期間、屯門不明氣體洩漏的爭議，他至今仍在為數據疑惑——當時他判定氣體不是來自警方的大興行動基地，但來自何方、是否青山練靶場就仍有疑點，令網民質疑他偏幫警方。

原來當年他還想查下去，「我找了些人幫我用電腦計算氣流，想再去現場看，但那段時間出門都很難搞，之後疫症就很快來了，沒機會再仔細研究。」他自嘲一笑：「我這些讀科學的人是有些笨的（要看數據），就等於30年前我也不信全球暖化。」



「小確幸是當你每天想着有，跟住走。」他邊走邊說。「其實一起床就已經覺得過癮的了，鬼佬叫 something to look forward to。」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這種「笨」，或曰腦迴路較簡單，在面對苦困時卻變成好處：「我常常都有東西煩的，但我們科學家講定義，定義了它是『麻煩』，即待解決，而不是纏擾你的『煩惱』便可以。」那些麻煩，包括生境被破壞：「觀鳥帶給我很多開心，但結果都帶來很多煩憂。」他說。

「我是90年代親眼看着屏山廈村濕地被倒泥頭，變成貨櫃場，倒到那些雀愈來愈『無埗企』。80年代去看時，整天都是雀的。」林超英說。「我們都不知怎麼辦，只能乾着急，到現在去到快要滅亡了……」

他說的是新田相關的發展草圖獲規會通過，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亦剛於9月20日核准，濕地岌岌可危，「過去2、30年靠官民一同頂住了很多次，令地產商進不到米埔，現在那些功夫全部浪費了，政府自己帶頭走進來，你說我們多沮喪？」他擠成一團的臉容難掩悲傷。「為何90年代到現在都30多年了，我們的管治階層還沒有醒覺？」



[橫跨20年及多屆政府的香港垃圾徵費計劃，最終為何纏確？](#)

[延伸閱讀](#)

他希望阻止破壞生境的政策通過，但屢戰屢敗：機場三跑、明日大嶼……「我經常見到人類滅絕的可能。」他說。「現在要麼就是氣候崩潰，要麼生物多樣性激墜，連糧食供應都不能保證，要麼就是核彈自己扔來扔去……」他又提到傳統燃料有機會在未來幾十年用盡，轉換不及至可再生能源時，電價起落會很大，「窮人頂不住的，哪可以眼白白看着他們……」所以他現在逢人就講電力要有免費額度，「窮人會盡量不超過，只有有錢人才會浪費電。」

「我說沮喪而已，都只是沮喪幾秒，直到今天我們在新田濕地保護工作上，好像始終都沒進展，但我們都不會停下來的，繼續想辦法。」

林超英

看着有權勢者一直破壞，許多人都會覺得自己做多少都沒有用，但林超英卻說：「別人做不做是他的事，但是我可以買少一點東西，用少一點電。」他笑指自己常常到處說，如果大家冷氣校攝氏27度，用電量可減少6、7成。

「我說沮喪而已，都只是沮喪幾秒，直到今天我們在新田濕地保護工作上，好像始終都沒進展，但我們都不會停下來，繼續想辦法。」他甚至說：「我決定了死在香港，多無癮我都喜歡香港，這就叫死心塌地。愛是無限量的嘛！」他就似一部永動機，什麼時候都能積極向前，說話句句充滿中氣——那種動力到底從何而來？



「我們看小鳥不只是認牠的樣子，是看牠的生活各個方面、生命史，牠和環境的關聯。」一個名詞，其實代表着一大堆事物，正如一隻生物，也能牽連許多。攝：林振東/端傳媒

像嬰兒般去愛和吸收愛

「我常說我可能是全香港最抑鬱的那個，有人說我是悲觀墊底的積極主義者。我們書生先天下之憂而憂，但我不會讓它從早到晚霸佔我個人。」

林超英

走到採石山頂的配水庫球場，林超英指着場邊的一堆小紫花，「你看，這叫母草，好像很卑微，但反而最不怕風雨，頂得住災難。」他笑得悠然，「剪草也剪不到它，幾過癮。」

那種微小的力量，就像他每日從花草中獲得的小確幸，世界再壞也剪不掉，「我常說我可能是全香港最抑鬱的那個，有人說我是悲觀墊底的積極主義者。」他說。「人是需要小確幸的，等於禪修而已，是一個心態，漸漸令你對整個世界的感覺都不同，每天起床有東西值得期待——我們書生先天下之憂而憂，但我不會讓它（憂傷）從早到晚霸佔我個人。」

他會悲，卻說是慈悲的悲：「恐懼不能夠長遠推動你，但如果用愛、慈悲去想：不只是為我自己喎。」他很喜歡雀，於是連帶所有生命都愛，而且一往無前：「愛是無止境、無條件、繚線的，就像父母愛子女，是他多好多壞你都愛他——用愛出發去做的事，不一定要有成果才去做。」訪問裏他多次呼喊：「我真的很喜歡這個地球，真的很喜歡香港！」

然而愛而不得，也會累吧？「愛是基因，讓它自然地發出來就可以，我們是被後天壓抑住。其實人類見到樹木就開心的了，你看着樹，是不是好過望石屎？」他一直以「超嬰」的眼光看事物，隨時就跪在路邊看豐花草、兩耳草，轉眼又因在旁邊走過的麻雀微笑，「道家講做人要如嬰，如果你能夠像小孩般，有少少傻，有少少好奇，又有吸收能力，一路都有些發現，你個人會開心的——打開，感覺到外面的東西，而不是過眼雲煙什麼都沒進來，那就能一直累積。」——包括對世界的愛。

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

林超英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2007年，他墮馬後要做開腦手術，「進手術室那一刻發現，死亡很化學而已，不醒就是了，但最後又醒到，就覺得以後的日子都是賺來的。」他決定要多做對世界好的事，「因為救到我的系統，是很多前人加起來的，將來的人就需要類似的緣分。我解決不了所有的問題，不過我做的事很輕微地幫到後面的人，已經很好。」

林超英的動力，還來自對生死的感悟：「當你見到一隻小鳥，其實已知道牠是由蛋來，然後牠死定了，就像我們。」他還很記得，突然悟到自己會死是1999年2月2日，在擦牙的時候。「那之後我就覺得，怎樣都死的了，所以你只是過客，能夠做什麼就做吧。」

於是2009年退休放下台長身份後，他放聲反對破壞環境的政策，不時寫[萬言書](#)，「我要盡書生的言責。」又經常應各界邀請講環保，退休後第一年出席了過百場演講、接受了超過40次訪問，自嘲處於「退休後過度活躍期」。現在他也仍然一時去幫 NGO 拍片，一時踏進教堂演講，一時又走入清真寺，用得着他而對世界有益的都做，「我很早就發現自己得把口，那就盡量發揮這把口的功能吧。」

除此他還投入新界客家圍村荔枝窩復村，「一是村民對這條村感情特別好，二我看了這麼多年雀、氣候變化，覺得將來的世界是由農村撐起的。」他說，新加坡地方比香港少，卻在推動要有30%糧食自給率，現在香港更買到新加坡的雞蛋，「香港經常覺得有祖國做後盾，但如果內地也不夠吃，它為什麼要照顧你？」

「我希望大家見到另類生活，那本來可能是最好的，以前這些（城市）才叫另類，是不可持續的，尤其是1970年之後所有東西基本上都不正常，都是剝削貧困地區和窮人。」他又說就像雀鳥，也不會一天到晚工作，只有人才會。

球場邊有人踩單車匆匆掠過，驚起了一樹麻雀，但人已遠去，不知道鳥的存在，也沒看到地上花草。在這個城市，政府追求經濟發展，高速前進，市民又習慣方便，或因各種壓力無暇顧及環境。要在這情況下推動環保，一直困難重重，很多事做了也未必有效果，林超英也會沮喪。

但要找到希望，也許就在一花一雀之間。「其實看自然的人，很多時候就是看到生命的不同階段：（花謝）好像散了，其實又沒散，它遲些又走出來。」

經過一片山林時，他指向邊飛邊鳴叫的「豬屎渣」（鵲鳩）：「你知不知道鳥為什麼要叫？叫要用力的。」他說。「因為牠在樹林飛，很難看到第二隻雀，怕離群——這叫 contact call，即用聲音接觸着，就知道鳥群去了哪裏。」無力時，呼叫一下，也許就能看見同伴。

「沮喪幾秒鐘，接着我都要繼續搞的。」他說。

「用不着管別人做不做，你不做就一定差一點，你做就好一點——喂，你有機會貢獻令世界好一點啫。」他說。「做人是讓自己開心、安樂而已。你應該是你自己，怎會受別人影響呢？」就像球場裏的牛筋草，不管有多少人踐踏過，仍然在盡力仰望陽光。

本刊載內容版權為端傳媒或相關單位所有，未經[端傳媒編輯部](#)授權，請勿轉載或複製，否則即為侵權。